



【雲禪詩草】

潘家驥伯陶先生詩存

鄉後學張索敬署



潘家驥伯陶著

靈
禪
詩
草



開元文化企劃



潘伯陶先生遺像
(1883-1957)

目錄

序 金維

一 —— 一一

詩存 潘伯陶

一三 —— 八七

後記 王師猛

八八 —— 八九

附錄 吳景文

九〇 —— 九九

資料節錄·詩詞序選篇

一〇〇 —— 一〇五

緬懷先師潘伯匄先生生平瑣記（代序）

先師潘伯匄先生，諱家驥，字伯陶，后改爲伯匄，別號雲禪。因先師與先父同齡，且爲知心契友，過往甚密，故推知其在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温州故郡。我在少年時即獲識先生于我家中。當時我正在家從父習醫，終日苦誦許多佶屈聱牙、枯燥乏味的中醫書籍，迫于庭訓，百般無奈。而兼修文學，悄然似有所會，心頗嗜之。常乘家父下午出診之際，輒棄課偷翻古典名著及歷史筆記小說等，如饑得食，虎咽狼吞，不求甚解，默而識之。

有時也會淺嘗自滿，自許爲同齡中佼佼者。每于父輩夜話，尤其是先生在座妙語連珠時，我侍側聆聽，喜不自禁，貿然插話，家父輒側目示警。先生反屢加獎譽，認爲孺子可教，爰接受家父懇託，允任家教，一諾千金。每隔兩天必來，都在晚后。因爲夜晚是先生的業余時間，此時先生正在我市名教師陳君檄先生自創的『敬業學社』專任國文課教師。該學社設有國文、史地、數學等多項課程，并設有女生班。亡友谷振聲（溫州醫學院）教授生前與我閑聊中因便說起他自己少年時同谷超豪院士都曾在該學社肄業過；同時也是先生來與家父談心遣聊之機，

故持續時間頗久。

先生身材偏矮，音亮容嚴，心慈若佛，處處關愛親朋，無微不至。衣衫淨潔，風度超群。清高自賞，不屑仕途。并曾勉我專攻醫學，莫再旁鶩。生平從不炫耀自己。他畢業于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爲沈鈞儒先生。當時溫州很少有人能够讀上這一高級學府。此是先生在一次與我評述時政時向我說的。我平時謁見先生較頻，交談請益甚多。有一次我聞先生曾任過『一小』（現廣場路小學）校長和督學等職務，因便冒昧提問，先生僅微點首，避不詳答，只說自己是教書的。先生學識淵博，

直諒多聞。詩詞清麗，書法亦廣為時人交贊。平時談論國事，評擊時弊，慷慨激昂，獨具卓見。相信科學，不談鬼神。例如他在授課中釋說『天道』為自然規律。此在當時溫州諸多知識分子中誠屬罕見，令人耳目一新。引證取譬，俯拾皆是，深入淺出，領悟恍然。一天晚上，先生教我讀歐陽修寫的《相州晝錦堂記》。文章開頭是『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兩句。我仿佛從什麼筆記中見到過歐陽公初成此文，開頭兩句原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中無兩個『而』字。后去請教某修詞大師，認為全文甚佳，如在這兩句中間各添加一個

『而』字，那就更好了。公從之。因而向先生提問：加上這兩個『虛詞』，究竟有何實際意義？先生聽我這一提問，非常欣喜，接着就對我說：這兩個虛詞的添加，雖無實際意義，你且聽我試加朗誦，便能領會古文辭內容大都含有美妙的音律節奏。于是他引吭昂誦『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抑揚頓挫，余音繞室，令人心醉神怡，如沐春風化雨。而今回憶當年聆聽先生授課，真是一種高級享受，受課者都求之不得，哪能產生厭學思想？所以任先生任課的那個學社，因有潘、陳兩位名師執教，

束脩雖豐，而富家子女，聞風而至，令人生羨。我則天惠獨厚，緣先生是家父知心好友，且樂爲我師，故予悉心教誨，而關懷備至。家父于一九四零年因病臥床，先生幾乎每晚或隔天莅臨問疾，共商醫藥事宜，歲殘弃養，先生掩面慟泣，悲不自勝。父摯恩師，情深如海，一息尚存，永記不泯。迨及先生入暮之年，衰病臨身，始則眩暈耳鳴，心悸不寧。經多方施治，悸止暈除而耳鳴不息。先生平日生活很有規律，重視衛生，不沾烟酒，素少染恙。突罹斯疾，不耐殊常。延時愈久，越發憂煩，灑脫心情，漸趨沉郁，無日自寧，益感枯寂。時我因公

務繁忙，無暇顧及他老人家。惟逢星期假日，必抽出上
午半天時間，風雨無阻，趨往師家，陪伴聊天解悶，就
在此段較長的時間裏，見先生抒發愁煩時，間亦向我透
露一些自己的身世及往事。于是而知先生籍隸泰順，一
脉書香，綿延二十五世而止于師；也曾簡略述及其祖父、
母由泰來溫，舟行途中，伉儷唱和成冊，有《留香閣詩
鈔》存世；始祖書法宗李北海融董其昌，代代傳承以迄
先生。就我目睹，我的師兄鶴齡，師弟潘立昆仲的手書
字迹，亦皆與先生同出一轍。

又嘗向我喟訴：人在暮境中（記得當年先生是七十

一高齡，在那個時代的人，年逾七十，確稱『古稀』最感難堪的就是淒寂，無聊。天天聽到的是某人去世，某人又走了。故友親鄰，晨星寥落。又像早年給我授課時就事取譬說：一生結交朋友，猶似吃飯選菜一樣。初始菜肴滿桌（指朋友多），選必鷄、魚、蝦、蟹，邊吃邊少，最后連炊蝦菜咸，也不得不下箸。接着說自己早年交友，總是擇見高識廣，聲氣相投者與之交往，庸俗之流，不屑一顧。不知到了暮年，知心親友，都先離開人間，孑遺一己。每思及此，難遏淒愴。一天，站在門口，見一早年不屑與交的老人，忽現眼前，情不自禁，

招之人屋，問長問短，有講有話，又是一番情景。如此等等，故事與感傷并述。我在當時，對此領悟不深，因是師言，謹加記取。而今我亦老衰，已少外出，偶一追思，感同身受。清人周樹謨詩中有『老境如行路，經過始自知』句，洵非虛語。

先生病憂煎逼，健康日損，繼而胃納銳減。飲食不香，家人爲謀適口食物，殊費周章。即使勸進些許，亦皆強順人意，斂眉張口，嘗便搖頭。先生對自己病情康復，已失信心，一再辭醫拒藥，終因年邁體衰，于一九五七年與世長辭，享壽七旬晉五！

先生之外孫王師猛，幼即失怙，由孩提而至童年，依母寄養外公家，先生視之如掌上明珠。他與我相識，亦即在此期中。今已卒業高庠職稱爲高級工程師，從事機械設計科技管理工作，卓爾有成，因受家澤薰陶，亦頗喜愛文藝。與我分別多年，首次因事來找我，乍見疑初識，稱名憶舊容。頓覺往事如烟，益感人生似夢，曾幾何時，我亦老矣！一切美麗的只留在追思與回憶之中。師猛存有潘立師弟珍藏之先師遺詩手稿《雲禪詩草》一冊，捧讀一過，彌覺珍貴。值其付梓之前，我爲身受耳提面命之弟子，雖甚不肖，亦當竭盡駑鈍，緬懷先師生

平概況，瑣記如上，以饗讀者，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乙酉新正受業金維寫于延圓小閣時年八十又六

霽禪詩草

春燕

海國南來歲歲同，依稀巢認畫欄東。
一生飄泊江湖裏，幾度淹留煙雨中。
閱世慣經支冷態，逢人便作頡頏風。
憐渠爾許清狂性，半為桃紅半杏紅。

簾櫳寂寂語聲譁，凝睇風懷比舊賒。
未免有情唯柳眼，似曾相識只桃花。
托根合許神仙宅，寄跡終嫌王謝家。
雙剪身輕真自得，最愁春去復天涯。

牡丹

玉珮金裙博盛名，輕盈絕色勝傾城。
春深漫詡無雙艷，一

